



回乡见闻

贾小玲

在城里定居后,就很少回乡了,但回乡祭祖是必不可少。

近乡情怯。疏离过久的小镇,当我渐渐靠近之时,那熟悉的乡音让我怦然心动,忍不住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。

村口那口老井依然,小镇却旧貌不在,高楼林立,新颜扑面而来。

那条逼仄的村道呢?那丈量学校与家距离的茅草小径呢?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这条路上“磨”过的,沉甸甸的、活泼泼的。村口就那么一条稍宽一点的石径道,村口是出村的必经之路,叔伯阿姨们时常与我们擦肩而过,他们或挑着担,或扛着锄,从我们身旁匆匆而过。而我们,就在这条路上跳呀跳、跑呀跑,疯了一般,我们眯着眼追着太阳跑,我们顶着衣冒着大雨跑,我们光着脚在泥泞里滑行,我们打着手电在黑夜里撒野……这条路留给我们太多的回忆。

后来,村道变乡道,宽了一些,铺上了碎石子,小货车、手扶拖拉机、摩托车、自行车成了乡道上的一景。随后,路上的车辆种类多了些,大车也多了些,运化肥、运种子、运肥猪、运瓜果、运蔬菜、运砖瓦,这路终于被碾压成了乌鱼背,大坑小凼的。再往后,这条碎石公路又加宽了,变成了水泥路,路上的车辆就更多了,节假日期间,这条乡道竟然堵车了,堵得人心慌,我都能看见家了,却许久也到不了家。我真的害怕了乡间的堵车,不过,仔细一观察,这条乡道似乎又加宽了,两辆车相对而过没有任何问题。道旁,是绿油油的麦苗,山坡上是挂满果子的柑橘园,绿树掩映着一座座乡村小别墅。陡然间,我都有了回乡把老屋翻新一下的冲动。

堂哥早已站在他的小洋楼前望着我们。堂哥的洋楼上下三层,南北通透,我上到二楼的露台,望着远方的田野,沐浴着和煦的阳光,吹着混有果香的暖风……唉!我开始怀疑曾经总要想办法逃离乡野的初衷了。

“妹子,现在乡村开始振兴了,在农村还是有作为的。你看嘛,那就是我包下的柑橘园,我还养了鸡,等柑橘成熟了,我的鸡仔也该出笼了,柑橘是晚熟的,鸡是土鸡,在城里抢手得很呢。”堂哥黝黑的脸上满是幸福与憧憬。

“对面那栋洋楼是你二叔家的,现在他们在村里承包鱼塘,儿子在城里开鱼火锅店,一条龙服务,轻松又赚钱!”

“我屋后以前是荒山,现在被大伯家的林子哥承包后种上了园林植物,一点不愁销路。为了掌握种植技术,政府还安排林子哥专门到省城去学习呢!”堂哥那天话特别多,给我讲了好多村里的事。

我对堂哥说,喜得好,我在村里还有一座老屋。

堂哥笑着说,妹儿,你回乡来时,住我们这儿也一样,我给你留一间房。

好!

父亲的橘园情结

胡佑志

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。每当冬季来临,大批的蜜桔就上市了,而我最关心的就是蜜桔的价格了,因为父亲种有一片橘园,橘子的收成意味着父亲一年来的辛苦付出会有多大回报。

记得父亲在房前屋后开垦了一片果园,种植了64棵橘树。待橘树挂果时,正是我念高中时。那时,村里有来收购橘子的,父亲就将橘子从树上摘下,小心翼翼地放入筐里,再一筐一筐地运到收购点,解决了我的上学之忧。如果哪一年橘子丰收了,父亲还会给我零花钱。全家的希望就寄托在这片柑橘园里。

俗话说物以稀为贵,这话一点不假。村里种柑橘的农户越来越多,价格从每公斤两元降至八毛。一年收获下来,除去开销,所剩无几。我劝父亲,干脆把橘树锯掉,嫁接成无核蜜桔。父亲顺势而为,不但嫁接了新苗,还嫁接了红心柚苗子。

春去冬又来。这批新苗在父亲的侍弄下长势良好,开出了白色的小花,结出了青青的小果。当果子披上橙色,甜甜的滋味就润泽到了心底。

橘子收获的季节,我就帮着父亲挑了些橘子去收购点。每当橘子卖了好价钱,也是我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。这时,父亲就会买一些糖果、糕点,鱼肉、柴米油盐等生活物品。感谢橘树让我们一家人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。

我工作二十多年后,母亲去世,父亲独自一人留守在家。父亲依然耕种着几亩土地,打理着橘园。我曾有几次劝告父亲不要做了,身体要紧,该歇歇了。父亲却说:“我现在还能劳动,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,哪点不好。”好几次,我拿钱给父亲,都

被父亲强烈拒绝,还说:“我的钱够用了,你把自己管好就行。”

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一天,父亲去橘园修剪果树,因雨天路滑,摔了一跤。送到医院诊断为股骨骨折,这时吃穿都要人搀扶。我和妻子请了假,陪在父亲左右。父亲真的老了,步履蹒跚,头发略显花白,道道沟壑布满皱纹。父亲拄着助行器,一步一步从医院走廊的这头走到那头,进行康复训练。“爸,好了之后,还是不要去橘园劳作了。”父亲听后却不说话。

出院后没几天,家里到处不见父亲的踪影,我匆忙到橘园去找,在橘树下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父亲佝偻着身体正在橘园除草,他看看这棵树又摸摸那棵树。我伸手拉着父亲要离开时,父亲突然把我推开,跪在橘树下,老泪纵横,不管我怎么劝,父亲都止不住地哭。

我理解父亲的心情,这片橘园带给了父亲生活的希望,他像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一样,不离不弃地爱护着橘园。无论刮风下雨,还是万丈阳光,父亲都与橘为伴,橘树也给了父亲丰厚的回报。子女上学,儿子结婚,母亲治病,这一切的一切,都是橘子的馈赠。现在让他离开橘园,他怎么舍得!

父亲不忍离开橘园,是骨子里藏着对橘子的爱。我是吃着父亲的橘子长大的,对这片橘园也有着深厚的感情。接过父亲的重担,继续打理橘园,看着橘树开花、结果。

今年,橙黄橘落时,父亲捧着橘子,笑意写在脸上,甜甜的橘汁温暖着我们的心,那是父亲的橘园,一辈子的柑橘情。

寒冬忆起温暖时

王晓林

进入冬季,故乡被掩盖在大巴山的云层之下。清晨,白白淡淡的雾笼罩着大地,如海市蜃楼,如梦似幻。太阳开始慵懒起来,十天半月也不露脸,偶尔从云层缝隙中露出了点儿容颜。抬头仰望天空,依稀看见堆满的是厚厚的积云,却不见星河浩瀚的天宇。“大风起兮云不飞,只因风高兮而云低!”冬日的故乡,别有一番意境!

故乡的人无畏冬天,他们虽然感觉到了寒冷,但都有自己御寒的办法。夜幕降临,人们结伴,兴致勃勃地走进火锅店,吆喝一声“老板,来一锅!”不多时,火锅就在热闹的氛围中闪亮登场。红红的油汤翻滚着欢跳着,辣香直冲鼻孔,如汉子火爆的脾气格外来劲。一个泡儿接着一个泡儿在锅里翻滚,食材在红红闹闹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,用色香味来挑战食客的味蕾,满足他们的口腹之欲。食客们放开嗓门,上至天文地理,下到家长里短,天马行空,侃侃而谈。在蒸汽氤氲盈盈中,香味也在不断地升腾开来。大家一个个脸上红彤彤的、嘴上油淋淋的,是火锅释放出的那份热烈和酣畅,让他们吃出了冬天的味道。这融融暖意,让故乡的男人和女人在冬天有着火一样的情怀。

待在城里,寒冬来临,有温暖的电热炉相伴。特别是在夜深人静时,脑海里总会浮现起儿时烤“吃茼火”的情景。“吃茼”,其实就是自家山林里粗壮的树根,把它们背回整齐地堆放在屋外的墙角处,经风吹日晒晾干,冬天一来,吃茼便有了自己的使命,家家户户的火笼里便燃起了旺旺的吃茼火。

暮色渐起,孩子们就在大人的催促下,忙碌着开始准备柴禾。然后,熟练地将准备好的吃茼放进火笼里,看着它在秸秆、枝丫等的陪伴下,渐

渐地生起火星,慢慢地腾起火苗。然后如同关公,脸膛红红地燃烧起来,旺火驱赶着冬夜的寒意。忙完了一天的家务农活,这时,一家人舒坦地坐在木凳上,围着吃茼火,悠闲自在地享受着冬日的温暖,吃茼火成了一家人相聚团圆的象征。母亲仍没有闲着,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,用一针一线把对全家人的关爱全部纳进了鞋袜衣裤。我们先是侃龙门阵,后来困意袭来,仍低头向火,脸庞红扑扑的,烤得太热和,不想挪窝。迷迷糊糊中,被母亲温暖的双手送进了被窝。香甜的梦乡里,依然是暖暖的吃茼火,暖暖的情意如春水般在寒夜里流淌。

那年月,日子虽清贫,但火笼边的孩子们总会收到意外的惊喜。譬如母亲拿出藏在木柜或粮仓里还没炒的花生,每人分得几颗就如获至宝。我们把它轻轻地放在火笼边烘烤,片刻,便听到欢快的炸响声。将滚烫香脆的花生放进嘴里,慢慢地咀嚼,童年的生活倏忽有了五谷杂粮的清香。有时,也烤红苕、煨黄豆或者烤洋芋。特别是看着玲珑调皮的黄豆颗粒,在火星里活蹦乱跳,然后炸裂开道道口子,如同开怀大笑的嘴,我们年少的心也跟着跳跃着、喜悦着。

盛大而隆重的节日在冬天无疑是一件开心的事,如中国的春节、西方的新年。可以想象,不管是南半球北半球,还是东半球西半球,人类在哪里兴许都一样,越是寒冷的季节,越要找寻快乐越冬的方式,相沿成习,形成自己独特的节日,让寒冷的冬天也风光无限。

故乡的冬天,是家的味道,是乡愁的味道,是温暖的温暖。因了这些味道,徜徉在冬日的城池里,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!